

第四章 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

眾既出園，松濤令小奚先回，三子帶餘醺復入論癡院。二女引入一小閣內。生見碧檻紅窗，繡簾羅幌，正中太湖石春台，兩旁湘妃竹交椅，上面掛一幅吳綾裱的米家山水，左右襯一幅金花箋蕉葉對聯，書云：

直把春償酒，都將命乞花。

生顧雲曰：「這是你的字？」雲曰：「呈丑，呈丑。」又見香几上畫屏閒整，銅爐內煮一縷青螺甲，膽瓶中浸一枝剪春羅，旁有一座花梨架。內列楸枰、冊頁、管弦、檀板諸物。生就坐。鴛兒出云：「從早直玩到這時候才來，相公們是那裡遇見他姊妹？」松曰：「他們會躲，我們也會尋，怕遇他不著？早上便宜了你家一餐早飯，如今來補數了。」鴛兒指生問云：「這位相公貴姓？從沒有來過。」梅曰：「是石相公。」鴛兒想一想云：「莫不是山老爺的親麼？石相公貴客光顧，不曾備得什麼東西相待，怎好？」雲曰：「另的一點不要，口乾了，快些取茶來！鴛兒連聲說：「有，有，我去叫妮子們送來。」不一時，出茶啜畢，梅、柳高燃紅燭，復令小鬟行酒。

松曰：「今日想有個酒鬼尋替身了。」柳曰：「酒鬼若尋著你，渴虹還想出世？」松曰：「如此花濃酒醞，那得不死！」雲影將瓶花移近梅萼曰：「眼前一三字聯，誰能解？誰能對？」松曰：「可是『花對花』麼？」雲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我們今日豈不是『酒尋酒』？」眾皆服其敏捷。生向二女云：「日間賞名花，對傾國，未及一聆清音。且喜紅燭迎人，管弦在側，二卿何吝陽春一曲，以盡賞心！」松曰：「蓮峰識趣，倒像慣走陳留。一善四弦，一工橫笛，請各奏所長。」柳曰：「恐巴歌污耳，貽笑知音。」梅曰：「石相公見愛，便醜也不敢不陳。」於是，梅橫玉笛，柳抱檀槽以歌曰：

天絲一縷枝頭長，百舌撩人啼不了。
遣愁盡道莫愁家，誰識莫愁愁更悄。
琵琶切切笛淒清，不奏繁聲與慢聲。
幾闋新裁幽恨曲，欲訴還悲調不成。
雙鬢家在春風裡，翠眉玉靨羞紅紫。
猶憶當年發驪肩，名園妒殺閒桃李。
十三呵粉試新妝，十四穿針繡鳳凰。
曾經捉句敲風月，曾經抱瑟辨宮商。
斂鬢梳鬟年十六，嬌憨猶繞爺娘足。
學解連環笑臉生，深閨誰慣雙蛾蹙。
一朝零落碾香塵，一朝飄泊逐春萍。
紅樓無限傷心事，青眼誰為盼睐人？
章台姊妹多天冶，爭持紅豆拋鴛瓦。
妾獨含悲對夕陽，無言悄立簾櫳下。
有時對鏡倍傷神，退盡鉛華影自親。
我昔多情憐小小，人誰有意叫真真。
有時夜聽參差品，冷月寒煙不成寢。
銷盡屏前蘭麝香，羞看帳裡珊瑚枕。
有時拂拭枯桐枝，欲彈不彈意遲遲。
高山流水宛然在，賞音何處覓鍾期？
百憂千慮心如搗，怨雨愁雲天亦老。
白圭忍使青蠅玷，隋珠暗擲蜨螂抱。
奈何奈何天實為，鶴可煮兮琴可炊。
君不見王嬙與蔡琰，黃塵千里嫁胡兒。
寄將十八拍中淚，灑遍青青塚上葦。
又不見梓澤梁、天寶楊，雙雙佳麗奪齊姜。
馬嵬夜半胭脂血，還與樓前色共股。
紅顏命薄方難就，秋葉春冰爾何厚。
妾今譜作短歌行，能令淚濕英雄袖。
當筵且莫歌嗚嗚，移宮換商來歡呼。
金刀催動檀木奴，愁城百雉醉後屠。
杯深莫慮春宵促，猶喜相逢鬢皆綠。

歌聲怨亂，滿座唏噓。石生合著眼如癡如醉，昏昏不語。雲曰：「要快活，聽你歌兒朝著我們訴苦，你看一個活潑潑的被你弄得不動彈了！」松推生云：「蓮峰不要裝假死！」生復與二子大呼索戰，梅、柳慙懃陪勸。觥籌交錯，直飲至夜分，松、雲欲別，生已沉沉醉倒。二子遂留生而去。

松語柳曰：「今日他中酒了，你莫要不辭小官。」柳推松出閣云：「還你個坐懷不亂。」

二子既出，柳絲向生耳畔低叫云：「三相公！三相公！」石生不聞。二女將生扶入羅幃，覆以錦被，石生點點睡去。梅曰：「這生溫潤如玉，深可人意。」柳曰：「不但人物風流，更是才華出眾。」梅曰：「世間女子若嫁得這樣兒郎，也不枉了。」

「日後若得托身如彼，情願和你共事一人。」梅曰：「且莫要作此癡想！」柳曰：「今晚不要閒過他，你陪他罷！」梅曰：「他醉了，小伙子也未必慣經。」柳曰：「總是夜長難睡，且和你下局棋兒，等他醒來，將舊時筆作請政請政，與他話個通宵如何？」梅曰：「正有此意。」遂取棋枰對弈。

局猶未終，忽聞帳中喘嗽。二女悄至牀前，輕輕鉤起帳子。石生矇矓內聞得麝香撲鼻，驚開倦眼，方知睡在梅、柳牀上。見二女在旁，即問松、雲二子，柳曰：「去多時了。」石生起坐帳中，梅曰：「好睡也。」生曰：「好醉也。」柳曰：「待我去取茶來。」遂抽身出外。

梅萼坐在身旁，持生手曰：「三相公今年貴庚？」生曰：「十八了。」梅曰：「原來還是我大一年。」生曰：「柳姊十幾了？」梅曰：「他與三相公同年。」又問：「曾有大娘麼？」石生搖搖頭。梅曰：「每常在家晚上誰做伴兒？」生曰：「自己在書房裡睡。」一面說著，打個哈欠，抬起手伸伸腰。梅萼輕舒玉臂，趁勢抱住石生，低語云：「怎的這樣倦？陪你再躺躺罷。」石生神性飛越，止不住目亂心迷，將口捂住香腮輕問：「柳家姊不進來麼？」梅曰：「他不來。」

石生癡迷半晌，忽想松、雲與二女既是舊識，平時必為所溺，遂捺定春心，低頭良久不語。梅又低問云：「你心兒裡怎樣？」生曰：「今晚醉極了，蒙賢姊姊錯愛，願以異日。」梅撫生背云：「你敢是要走？起來身上冷了，我走開去，讓你蓋著被再睡睡。」生曰：「不冷，也不要睡了，口渴得很。」

梅見石生無意，站起身，輕喘一聲。柳絲持茶入房，生接飲云：「茶冷了。」柳云：「比三相公的心是熱些。」生曰：「子不知分寸如灼，正要借他一澆。」

飲完，柳絲接杯向生笑云：「這論癡院又不招賢良方正，為何來的都是道學先生？」生曰：「我不忍以煙花視卿，卿何甘以狂且待我？」梅曰：「青樓薄命，何幸垂憐！」生曰：「適聽長歌，哀音悱惻，如清夜猿啼，雨中殘角，能使有情者一齊下淚。」二女曰：「不嫌污目，殘稿正欲求教。」生曰：「珠玉在前，恐無目者不能賞。」梅曰：「日間已曾窺豹一斑。」生曰：「那不過醉後狂書，」柳曰：「妙處正在此！」

遂收拾殘棋，各出己作。石生下牀來細細評賞，多半是縈愁惹恨，觸景傷心之句。生慨然曰：「麗情藻思，均不愧女中博士！何過拋墮風塵，使這一派杜鵑聲都向筆尖啼出？」梅、柳吁無語。生曰：「二姊以道韞之才，兼壽陽貌，張郎相得益彰，浩然尋之不得。陶彭澤尚竊芳名，林處士猶珍素質。曉風殘月，何處不宜？茅舍竹籬，何方不可？奈何移向這章台翠館中，忍教驚風驟雨剝落摧殘？」二女曰：「自流落以來，臉兒上賣笑，心兒裡含悲。只思跳出火坑，尋個清涼地面。想是孽債未完，沒一人來引手。」

生問其家，柳曰：「妾家渭城。」梅曰：「妾家瘴嶺。」復詢其入樓之自，二女曰：「昔日根由每一念及，寸心如割，非不可言，實不忍道。」生曰：「自古花街姊妹只圖眼下芳年麗色，車填馬砌，名壓平康。待香銷黛減，欲尋個好好收場，百不得一。二姊具此慧心，胡甘自棄？若不趁此時早尋究竟，一旦塵侵歌扇，雲散舞衣，人只愛你柳搖金縷梅如玉，誰可憐你梅子酸心柳皺眉！就如我們今日往園中玩賞，也不過慕他豔麗，若到得鶯老花殘，鳥啼春去，則園扉可闔矣。還有人提壺契榼，向空枝飲酒賦詩麼？」

二女淒然淚落，曰：「娓娓名言，奚啻晨鐘三撞？我姊妹從今以後誓不復作樓中人了。」生曰：「且慢，且慢！須知痼疾非盞藥可除。」梅曰：「得遇神砒，寧不立起？」生曰：「譬如匣中鏡被塵封垢漬，雖不怕到頭來沒有磨不出的光，卻沒有一舉手便推得淨的垢。」柳曰：「不是這樣說。譬如天心月被霧掩雲遮，只愁沒一陣吹將來的風，那怕有一時掃不開的障。」生曰：「言雖妙，未必由衷。」二女曰：「我二人久懷此志，實非偽言。只是這鐵網重重，不能得脫。」

生沉吟良久，曰：「你二人果能自惜其身，我當代為畫策。」梅、柳聞言，雙雙跪向前曰：「三相公，你若不辭援手，我姊妹死且不朽。」生扶二女起云：「只要你們把定此心，我斷不悔今夜之語。」二女甚喜。梅曰：「數載塵埋，今日也有見天時節。」柳曰：「向來只慕才名，以未獲一見為悵，不意初覲芝眉，即被大德！」生曰：「相彼投兔，尚欲先之，矧目擊麗人淪沒，何忍漠視？只怪二友平時並不提起，今日卻恨相見之晚！」

三人話正纏綿，早是曉雞亂唱。生攜二女出步中庭，見花露陰陰，參橫月落。梅曰：「每夜只恨更長，今晚偏覺其短。」生曰：「好處留人月易斜。」撫梅肩云：「只是神女有情，楚襄無夢，能不為賢卿竊笑！」二女曰：「君之情可稱高出一世，自今以後，還望時來扳話。」生云：「既蒙雅愛，願接清談。」天將曉，生即辭去。